

研北雜志卷上

余生好遊足跡所至喜從長老問前言往行必謹識之元統元年冬還自京師索居吳下終日無與晤語因追記所欲言者命小子錄藏焉取段成式之語名曰研北雜志庶幾賢於博奕爾明年春二月丁卯平原陸友仁序

晉人論豪士如玉山千人亦見萬人亦見以其崢嶸顯著人所易見易識者也趙德麟云

自唐末更五代天下大亂江南雖偏霸然文獻獨存得唐遺風

劉原父謂才翁家大父以來收古書畫甚眾至君尤備

王性之鉉家有李主與徐鉉書凡數紙所謂小字如聚錢釘者

僧智永名法極王右軍七代孫年百歲迺終會稽志

篆法自秦李斯至宋吳興道士張有而止後世的有所依據趙子昂云

秦少游家有唐人書憲宗紀趙德麟贊其後云二十四年地蟠蟻結風移俗替利動義缺君子之病小人所悅

曾公子宣與劉臨公允說原父晚年病不識字日月兒女皆不能認人言永興多發古家求物致此

劉原父在長安得先秦彝鼎數十銘識奇奧皆按而讀之因以攷知三

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孫蒸嘗我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即其家取決焉

張芸叟見號令陳德說鳳翔東塔上有石照見南山草木鳥獸

龐丞相于元直字溫叔性寡嗜好獨畜奇石大小形侶皆有名品澤以清泉終日置之坐隅憂患皆忘往使江南訪求巖壑或有得者不吝資費也

趙元考考若有史例論三卷唐典備對六卷紀元新卷十首游師雄有分疆語錄三卷

韓子倉云王右軍清真為江左第一意其為人必能一死生齊物我不

以世故嬰其胸中然其作蘭亭叙感事興懷有足悲者蕭統不取有以淵明游斜川亦悼念歲月卒之縱情忘憂迺知彭澤之高逸少不及遠甚

世傳武中令行德身長九尺材力絕人

吏部侍郎徐度敦立自言少多與前輩游迨識朱松高年及張栻定夫始得為文之法

周子克聞徐敦立言政和間後生少讀史一日沈狀元晦以博學至京師東南士子翕然宗之來者滿門聞舉古事莫不踈聽惟歛人金方亨在下坐數搖其首鄉人問故則云某事悞某事非

退而致按信然

陳去非善行草得晉人筆意

五代僭偽諸國獨江南文物為盛然每歲科舉取人甚少多用上書言事拜官唯廣順二年始命江文蔚知貢舉放進士廬陵王克正等三人而止

王克正字守節

周子克嘗記其祖母張秦國道祖父之言舊小吏事上官極恭太守禮上法曹與它掾窄裹捧案

唐人尚氏族至今譜牒具存故雖斷碑闕文猶可以世考知其人以此知學者不可不明譜系

吾家舊唐某縣印函製作精古上刻字云攝令李諒元和三年九月云云四年二月內到縣行用尚有數字湮滅不可識

張伯雨有金銅舍利匣上刻云維貞明二年歲次丙子八月癸未朔二十日壬寅隨使都教練使右廂馬步都虞候親軍左衛營都知兵馬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守崖州刺史御史大夫上國國謝

崇勛捨靈壽禪院蓋有四竅出煙有環若含鎖者或疑燒香器

李商隱詩云金蟾齒鎖燒香入又云鎖香金屈成是則燒香

為驗其為燒香器之有鎖者

金屈成作膝

朱文公嘗登雲谷晨起穿林薄中無露水沾衣但見煙霧在下

茫然如大洋海眾山僅露峰尖煙雲環繞往來山如移動天下奇觀也

趙子昂學士嘗以皇象章草與王右軍參攷十得八九蓋右軍草書本出於此皇象天發神讖碑在南臺廐支槽洛人楊益為御史大夫掾始移置學中

宋紹興中秦檜修禮樂以文太平用內侍邵諤主之時方造玉輅及鹵簿儀仗百工皆隸之謂之邵局故渾禮儀器猶鑄諤姓名

賀方回故居在吳中昇平橋所居有企鴻軒郡志誤作醋坊橋

方回有二子曰房曰廩廩字豫登紹興二年二月甲子進方回手
校書五千餘卷得官特添差平江糧料院方回葬義興之
篠嶺其子孫尚有存者

金人馬定國嘗攷石鼓字畫以為宇文周時所造作辨餘萬言
余按元魏景明三年帝躬御弧矢射遠及一百五十步羣臣
勅銘射所此北史宣武本紀所載今世尚有碑刻其詞有云
慨岐陽之末訓又有彼岐陽由此觀之石決非宇文周之物也
晏十五叔原志文晁四以道作今不見其集中世稱叔原長短句
有六朝風致是未見詩文高勝處也

元祐中叔原以長短句行蘧子瞻因黃魯直欲見之則謝曰今政
事半吾家舊客亦未暇見也 邵澤民

叔原監穎昌府許田鎮手寫自作長短句上府帥韓持國持國
報書得新詞盈卷蓋才有餘而德不足者願郎君指有餘
之才補不足之德不勝門下老吏之望云一鎮監敢以杯酒間
自作長短句示本道大帥之嚴猶書門生忠於郎君之意在叔
原為甚豪在韓公為甚德也

程叔微云伊川先生聞叔原誦夢鬼憤得無拘束又溺楊花過
野橋長短句笑曰鬼語也意亦賞之程晏二家有連云

葉左丞少蘊舊居在郡池鄉門前有橋名魚城石林總集政和中寓

居城東布德坊

暢師文字純父雒陽人好奇尚怪虛處道執事任陝西廉訪副使
日純父僉司事同按部鞏昌一日總帥汪公言於虛公曰吾意欲邀
兩公至家小飲而僉司性頗不常不敢造次公試覘之按事之暇虛
從容語之曰總帥聯姻帝室家世勳伐如此吾察其意似欲屈我
輩一至其家者或可一報謁否是時憲綱猶得相往復也純父
欣然曰何不可之有彼帥府雖水亦當飲汪公今時重臣相好
有素使其設具見招固當一往也且不當緩明日即可矣汪即張

具似俟翼日聯騎而往茶罷命酒賓主歡然無不引滿至所謂
正飯者主人親置之案且持筋侑食純父忽顧使其童瀉羹
於地羅籠餅其側主人命再供既至又復如前逕推案上馬
而去舉坐不樂而罷虛後問之故乃作色曰獨不見其犬乎或
寢或訛列於庭下是不以犬見待且必以犬見噬也吾故餉之而
出耳及歸郡官例送至第一驛行次見水清澈迺駐馬曰此
水可濯吾足諸公請先往汪不獲已留知事者以俟之洗畢
呼知事者取韉來其人固已不堪矣勉為之前手奉韉以
進乃取韉反向以扣其面曰汝聞吾韉知事乃即奪韉投

流中躍馬疾馳至驛泣訴之皆為絕倒使人別持驛與之後處
道赴湖南憲舟次郢州驛夜與劉致時中坐白雲樓上更闌燭盡無
可晤語盧曰純父分司去此未久必有佳話因呼驛貳姬生者沃之
酒問之姬迺曰其未至也聞為性不可測供頓百需莫不極其嚴潔
既至首視厨室怒曰誰為此者館人曰典史攝之前跪而慢罵之眾
莫曉所謂良久其童從旁言曰相公不與吏輩同甕糞當別
甕小竈且示以釜之大小薪之長短各有其度俾別為之典史者
奔去持鍋負薪與泥甕偕至仍命典史躬自塗墍之既畢復怒
捧典史跪之曰吾固知汝不克供職行且決罷汝矣眾亦莫曉所

謂其童又言曰釜煬有煤未去也令館人脫釜覆之地以手拭煤
塗典史之面而叱出之一日作餛飩八枚召知府畢食之其法每枚
用肉四兩名為滿碟紅知府不能半其一彼則享已盡矣時所供
醢頗醢知府云敬舍有佳者當令姬副使送膳夫所少頃知府遣
姬以盃盛醢至問曰何物也姬應之曰知府送酢即令跪階下飲之
至盡曰為我謝知府出而哇之二公因相顧大笑處道曰純父有潔
疾與人飲必欲至盡以巾拭爵乾而授之則喜尚有餘滯必怪之自
飲亦然食物多手自製水惟有前桶新必以尺蕊必以寸喜盥手
日不知其幾而浣足亦必以再濯也性疑忌夫人之面家童罕見

之出必鑰其戶溷置寢室中每高涕滿口以漱其齒久而後嚥喉
中有聲見者輒欲嘔而彼守之終身與人語輒示以臆或以手指喻
而不言唯其童能知之有馬卒頗慧其童語之曰凡公有指令不
可問當為言之忽一日呼之前以食指立置其鼻復以右手如擊
物狀數點而止退而請於其童迺曰令汝呼釘馬脚色回鷓耳已
而果然又一日持鈔一貫以兩手作一小規復開兩手尺許動其喙
如嚥物者其童曰此欲食猪大臙耳其先夫人貴家女衾褥
甚盛方睡未起以水沃其頂至踵方食以灰投食器中遂感氣
疾喪明而致其為侍講日時中與文矩于方過其居偵其濯足

聞客至輒洗迎笑而出曰佳客至正有佳味於臥內取四大桃置
案上以二桃洗於濯足水中子方與時中各持一顆去曰公洗者
其自享之無以二桃活三士也乃大笑而別或謂其書似米元
章時中曰不唯其書似元章其風有甚於元章者矣

洞庭以種橘為業者其利與農故等宋政和元年冬大寒積雪
尺餘河水盡冰凡橘皆凍死明年伐而為薪取給焉葉少蘊作
橘薪以志其異

天曆二年冬大雨雪太湖冰厚數尺人履冰上如平地洞庭柑橘凍
死幾盡明年秋水又明年春三吳之饑疫死者數十萬

葉少蘊得陳州蔡寬夫書云旋為花作帽

虎邱有清遠道士養鶴磯

王仲弓寔人物高勝雖貴公子超然不犯世故居官數自免
博學多聞尤長於醫及與前世婁昌言穎士宋道友諸人遊
郭茂倩字德榮太原人通音律善漢隸尤精古樂府有所
纂樂府詩集行於代

世言李成惜墨如金

葉少蘊

范陽張禕字子偉少不婚娶官居京口得故刁約景純之廢圃
結茅齋居焉啜菽飲水嘯傲長松修竹之下十有餘年一日聞

江東湖湘山水之勝杖策獨行登廬阜汎彭蠡絕洞庭南
至衡山幾年而返所過雖兔穴鳥道人跡所不及必皆窮搜
極覽以盡其意隨輒疏錄名之曰山水漫遊記

葉少蘊閱古書得朱朴所為日曆自記其初得為相時事昭
宗拔於國子博士以為相不可謂無意然所謂朱朴觀其言
鄙淺險妄庸人也不知何以遽死重如此

金華洞有韓旻答諸人同遊題記云淳熙元年七月既望陳巖
肖子象陳良祐天與黃揆子餘趙師龍德言韓元吉旻答觀
稼秋郊自智者山來謁雙龍洞篝燈蒲伏徧閱乳石之狀

寒氣嚴人酌酒竹陰支筇至中洞飲泉乃歸

韓元谷題北齊校書圖詩云高齋校讐誰作圖一時細書亦名
儒網羅卷軸三千餘俗傳非真類迂愚雌黃是正定不坐虛
文末學徒區區豈識治道通唐虞文林高館希石渠後來
御覽嗟何書修文偃武事益誣轉頭鄴城已邱墟峨冠廣袖
長眉須丹青寫此猶不渝高鬟侍女曳紅裾兩驢帕鞍立奚
奴罷琴涉筆傾酒壺蘭臺供擬信樂敷不知畫手安用摹無
乃逞巧聊自娛千年視之一敬歎君不見文皇學士十八人謀猷
事業皆功臣瀛洲舊圖應更真請君尋觀為拂塵復書其

後云齊文宣天寶七年詔樊遜校定羣書供皇太子遜與
諸羣秀高乾和馬敏德許散愁韓同寶傅懷德顧道之季
道子鮑長暄景孫及梁王主簿王元水曹參軍周子深等
十一人偕邢子才魏收諸家本刊定秘府絀繆於是五經諸史
殆無遺闕此圖之所以作也黃太史所謂士大夫十二員今范明
州謂逆其半者皆是矣至唐已隔周隋二代不知何自得其
容貌彷彿耶高氏起索虜以兵力奮然敦尚儒風立石經
興黌序定尚書於涼風堂實經義於春宮意當時文士亦歎
羨之故相傳於圖畫哉流及後裔文林之館既興御覽之書繼

作無愁之聲已播於天下不救其亡故余感而賦之云

无咎有朔行日記

昔柳子厚記其先友六十七人於其父墓碑之陰攷之於傳卓然知名者蓋二十人子厚曰先君之所友天下之善士舉集焉

袁高死子 姜公輔 齊映 嚴郢 杜黃裳 楊憑弟凝

穆贊字宣子 裴樞 李郿 梁肅 韓愈 許孟容

袁滋 盧羣 鄭餘慶 奚陟 盧景亮 楊於陵

高郢 柳登芳子弟免

謝師直謂劉貢父曰王介父之知人也能知中人以江者自中人以下

或不能知由其性韻獨高而然貢父曰子好奕楊請以奕為喻李重恩天下之善碁者也與重恩敵者知之過重恩者知之下於重恩或倍蓰或什伍重恩有不知者乎介父輕處人以顏子孟軻得其說者悅而服之故謂介父善知人

貢父所居在宋門城下城脅有地可方尺餘去地一丈以上每登以眺遠其子戲曰閭闔臺

田承君有廬在亂山中前有竹傍有溪溪畔有大石前後樹以梨棗日與二弟穿竹渡溪倦則坐石上或藉以草茵巾草屨詠而歸足以遺老而忘憂

宋次道為修撰日言館閣四部書猥多舛駁請以漢藝文志目購尋數
本委直官重複校正然後取歷代至唐錄所載第為數等擇其
善者校留之餘置不用則祕書得以完善也蘇志子容撰志文
次道撰著有書聞集十二卷後集六卷西垣制集十卷東觀絕
筆二十卷大唐詔令一百三十卷續唐武宣懿僖昭哀六朝實
錄總一百四十八卷東京記三卷長安河南志各二十卷閭門儀
制十三卷集例三十卷例安五卷著夷朝貢錄十卷三川官
下錄入蕃錄春明退朝錄各二卷顏顛宗室各五卷安南錄三
卷元會故事一卷諱行後錄五卷寶刻業章三卷其家書數

萬卷多文莊宣獻手澤與四朝賜札藏祕惟謹或繕寫別本
以備出入退朝則與子弟繕雙訂正故其所藏最號精密平
生無它嗜好惟沈耐簡牘以為娛樂雖甚寒暑未嘗釋卷也
劉禹錫唐卿嘗謂繙討書傳最為樂事忽得一異書如得奇
貨人知其如此如求怪僻難知之籍窮其學之淺深唐卿皆推
其自出以示之有所不及見者累日尋究至忘寢食必得而後已
故當時士大夫多以博洽推之

呂縉叔夏卿在唐史書謂陸羽秦系避僭藩辟命終窮一作窮不仕
宜列隱逸間立德王璵由藝術躡取高位宜附方術其表善抑

惡之意切矣

山陰陸氏贈光祿卿昭生尚書吏部郎中直史館軫生國子博士珪字廉叔娶昆陵邊氏兵部調之女生四子曰似曰佻曰傳曰倚

呂居仁師友雜志記陽翟辛某前輩賢者蘇子容妻弟而失其名與字後見蘇魏公集中有朝請郎辛君墓志始知其名雍字化光有文藝節行

泉石之美與夫佛老之宮嶽瀆之祠環偉之觀人跡所罕至者皆得以窮探而歷覽耽師高陽土瘠且陋無臺榭可以眺

望無林樾可以遊息獨城之東北隅有故濠水其表二里廣二百尺昔嘗瀕水為臺而功未竟乃因其舊址益築而成之得廢堂四十楹徙置其上前值水後為閣道以屬於城又構小榭於西以休賓佐云

唐子西嘗為闕注子東言羅浮山道士觀忽有老席來廊廡間子西覆然道士曰此郭文先生守丹竈席也年深爪牙落盡亦復無聲可狎而玩然其視眈眈光彩射人若不馴擾也子東因賦啞虎詩見文集中又子東詠俞仲義屏上王內史云手追心慕漫悠悠寫向丹青入臥遊絕勝山陰問陳跡茂林修

竹想風流

吏部侍郎葛立方因陞對高宗從容語及前代書法曰唐人書雖工至天然處終不及魏晉如鋪算之狀皆非善書立方對曰古人論書先論筆法若不能求用筆意於點畫之外便有鋪算之狀矣上曰然

黃魯直書道媚米元章書俊拔薛道祖書溫潤

馮熙紹熙間尤常伯延之王左曾順伯兩公酷好古刻以收儲之富

相角皆能辨別真贋

倪文正公云

題桓寬鹽鐵論云夫以葉大夫之辨加以憑勢恃貴卒見屈於賢

良文學信功利之不勝仁義也

又跋絳帖云此帖乃林中書廳家舊物其紙背皆用門狀謝書知其為林中書舊物不疑祖義得之於常賣擔止九冊久一冊林政宣間為執政方當太平極盛之時其所藏碑刻莫非精好故知此帖為難得也方其盛時自謂蓄藏可以傳世曾不百年已皆散而為它人之有林乃蔡京黨以非道昌顯位其子孫不肖家業一空久矣奚獨此帖世間物無常主賢者之後猶不能常有而况於林乎然觀其帖背謝送惠書其饋送之物極為微鮮政宣視祖宗侈費矣然不過如此則知今之侈費又甚也背

紙更百年略不蒸動又以見當時一藝之微亦非今日所及

程正叔嘗遊秦中歷觀漢唐諸陵無有完者惟昭陵不犯陵旁
居人尚能道當日儉素之事此所以歷數百年屢經寇亂而
獨全也

天台山有余爽題詩甚佳福聖觀三章云九峰回合抱瓊田石蓋雲
英漱瀑泉聞說丹成從此路玉虹芝駕上青天一紫府金庭太
帝宮露壇蒼檜響天風上清神虎何年見雲錦宮傳兩玉
童二子晉鸞飛侍帝班吹臺今在碧雲間高秋白月霜風
夜時有吹簫赴洛還三玉京洞三章云羽駕歸來洞已扁洞

門深鎖讀殘經瓊臺一覺仙都夢不覺松根長茯苓一束
臨滄海宴羣仙悞入桃源小洞天一局殘棋消幾刻老龍鬚
甲已蒼然二半山松柏散天聲芝蓋當年謁赤城我是上
皇芸閣吏玉京應有舊題名三又題桐柏崇道觀云乘風御
雲氣東訪真人家玉闕散朝彩瓊臺煥晨霞高臨太元天下
眇赤水涯陰魄霜采 陽精散丹華桐君奉玄書姹女弄絳紗
祥虹混五色神芝秀三葩煌煌玉母裾飄飄紫皇車蹇輪動無
迹風馬去亦賒鶴首揖浮邱躡履追皇媪珠宮俯台斗石梁碍
流槎搯持却日鞭跨踏食月蛙龍旂拂煙霧鶴袂策雲斜

清都隱虛無金庭鬱嵯峨橫霄雜美氣空界流浩波索籥
勞吹噓吐納煩羲和倏爾度仄劫超然絕塵羅靈籟步何
徐玉斧焉已幡飛駕逐鳳吹班麟奏鸞歌寧留飲青精幸
我裁胡麻交梨營肝膽火東醒齒牙咽嗽華池津咀嚼碧
奈花有待越三井思慮何有邪

廖明昭謂范曄之文秀整溫繹

關子東云叔父廬州使君蔚宗平生好事多蓄書畫嘗有褚
河南所撫虞永興枕臥帖落筆精微僅如絲髮既存骨氣復
有精神米元章愛之重之叔父遊宦交廣二十餘年先兄長

源叔父長子也至崇寧間解后元章於京口見時叔父已捐館
從長源求此書長源靳之曰惟得公陸探微師子乃可從之
長源復靳曰此畫不足以當此帖更得公案上盈尺硃砂乃可
又從之長源又靳之曰細思二物皆有媿於虞帖非得公頭不可
有此帖及長源不赴其約於是移書曰頃在揚州蔚宗待我甚厚
示以此帖追相筆法寫一通去較其所藏妙若刻楮不復能辨元
帖取頭入云襄陽滂士米公筆法一代餘波為畫亦復造微入妙其
子元暉書畫自謂非古今畫家者流識者或不以為過元暉作
遠山長雲出沒萬變古未有筆安得巨絨以盡其筆勢之妙乎

至於林麓近而雄深固巒遠而挺拔木露榦而想高茂水見涯
而知渺瀰皆食於筆墨之分一作外此常人之所難而元暉之所易
也

車溪贊上人為子東言嘗與其徒月夜登閣聽江貫道鼓琴貫道
信手撫絃曲盡其妙於是據琴而弗彈坐客皆自失莫不超
然得意於絲桐之表隆茂宗乃畫為據琴圖

樓大防言樂之本在聲無知之者而力求於尺度秬黍之末為可
歎也

修太常寺記

黃鉞太常寺壁記云後世以儀為禮以器為樂其於聖賢之道

遠矣惟儀與器入皆因陋就寡寢非六經之胡

餘姚虞氏寔世南之裔有為農者故譜系尚存自舜氏以來莫
不可紀如漢之詡吳之翻凡有名於史者皆略載其行事歷晉
宋齊梁陳隋皆嘗上於朝而名臣為之修纂齊則王儉修之
它皆類是玉山魯氏有譜亦然唐史所載甚詳至武氏而譜法
大壞唐人猶能各守其閥閥今則止矣宋惟一三名門如杜祁公
上世自三代春秋諸侯之子孫千有餘歲不絕世譜

王順伯博雅好古蓄石刻千計單騎賦歸行李亦數篋家藏
可知也評論字法旁求篆隸上下數千載衮衮不能自休而

一語不輕發

趙州石橋色深碧而累甃堅緻中為大洞跨水兩旁橋基各為小洞三若品字多前人題刻

劉原父有詩云蒼茫六合外渺莽三皇初迨既未必有遠亦未必無

樸大方云家有唐氏風憲記晁以道纂記許氏文氏南唐李後主謂善法書者各得右軍之一體若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其俊邁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溫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於窘拘顏真卿得其筋而失於虎

虯魯柳公權得其骨而失於生獷徐浩得其骨而失於俗李邕得其氣而失於體格張旭得其法而失於狂獨獻之俱得而失於驚急無蘊藉態度觀此言則是終無有得其全者

葉夢得少蘊鎮許昌日通判府事韓縉公表少師持國之孫也與其季父宗質彬叔皆清修簡遠持國之風烈猶在其伯父丞相莊敏公玉汝之子宗武文若年八十餘致仕者老篤厚歷歷能論前朝事王文恪公樂道之于實仲弓浮沈久不仕超然不嬰世故暮愁叔夜陶淵明為人曾魯公之孫誠存之議論英發貫

串古今蘇翰林二子迨仲豫過叔黨文采皆有法過為屬邑
鄆城令岑穰言休已病羸然不勝衣窮今考古意氣不衰
許元宗幹譽冲澹靖深無交當世之志皆會一府其舅氏
晁將之無教自金鄉來過說之以道居新鄭杜門不出選請入
杜時相後於西湖之上輒終日忘歸酒酣賦詩唱酬迭作至屢返
不已一時冠蓋人物之盛如此許昌唱和集風月勝日時一展玩於岷
巘之間雖伯牙之絕而山陽之笛猶足慰其懷之思云同上

王實仲弓許昌人文恪公陶之子未冠從司馬溫公學溫公不以
膏梁蓄之教以名節授禮易二經仲弓亦超然不以仕進

恥為意韓少師持國歸以女仲弓又為授詩禮陶謝韋杜故
其文典雅溫麗華暢而不靡詩靜而深婉而麗有一唱三嘆
之音未嘗急於人知人亦不皆知仲弓也惟范蜀公以耆老退居
忘年接之元祐初梁右丞壽首薦於朝為藉田令秩滿蘇
尚書執鎮中山辟為屬不行自是浮沈遂欲遠去世故家與
范忠宣公有連末尤為忠宣所許崇寧初強起一守信陽歸
即謝事挂冠里中葉少蘊守許昌下車亟往過之視其貌
盎然而不為崖異而簡遠蕭散若初未嘗與世交者口極不能極
語徐聽其言哀之皆有遠致善飲酒所居鳳臺園有修竹萬

餘本導溪水貫其中水木幽茂不覺在城市間聞東山水之
勝輒拊髀雀躍靖康之難南渡死於鄂之咸寧遺命不為銘
文而前自志其大略使納之壙中其曠達無思於世如此

林處字德祖其先福州福清人今為吳縣人祖槩集賢校理父
旦直秘閣處少穎悟絕人能傳其祖父業年數歲伯父希嘗
移古鑑背有龍翔二字處從旁曰是非唐大帝時物乎希奇
之曰是兒習過於日當復以文名可繼其祖矣乃以德祖字之既長
益刻苦自淬礪故其學夙成紹聖四年進士及第調宜興主簿
改潤州教授常州彌多士籍於學者常千餘人時方以三舍取

士乃身為勸率從者風靡大司論天下貢士常州得人為最上為下
詔褒美特改宣德郎用從官薦召詣政事堂改揚州教授擢河北
西路提舉學事陞辭日上首以久歷師儒顧問甚渥且使徧行所部
推廣風旨處頓首奏詔因請加賜部充二國謚復捐公廩菜園歸
於學示不利自封除開封府左司錄一日上章請老夜自書讀旦報可家
人無知者即日束裝出國門士大夫奔走餞皆不及既歸杜門一室間與
宗族故黨嘯詠山水間無一言及世事卒年六十六處為人博學強敏
有志操自六經諸子而下錯綜貫串無不記誦為文章捉筆數百言
閱易數暢初若不經意然論辯研覈皆有所抵宿其所欲為自信不

疑晚喜浮屠方外生死說不肉食十四年始疾即不呼盃飲藥速屬續
不亂所著書有大雲集元豐聖訓錄易說詩義書解禮記解道德
經解子箴

趙師宰家在吳之書錦坊有張奎崇桂二堂又有宗表玉輝與
間

曾見白玉荷栳制作精妙上刻臣林泉趙造

柳子厚自言僕夙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十年未
編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
名氏望而識其時也

祥符中郡國多獻古鼎鐘樂鼓之器而其上多科斗文字夏英乃
學為古文奇字至偃臥以指畫膚其動若此

唐人臨摹古迹得其形似而失其氣韻米元章得其氣韻而失其
形似氣韻形似俱備者惟吳興趙子昂得之

鄂州圖經云李陽冰篆鄂字上有四口空中鬼為之幾繆篆讀如網
繆束薪之繆漢以來符璽印章書也

觀古銅器及太湖靈璧等石先看皮色

李明仲誠所著書有續山海經十卷古篆說文十卷續同姓名錄二
卷營造法式二十四卷琵琶錄三卷馬經三卷六博經三卷

張謙仲有真靜齋程致道作銘

向容縣西五里石門村有吳故衡陽太守葛府君之碑仆野田中近歲
一村大疫巫言立此碑則安民始共起立之已二三年人猶未有省者
至元三年正月童丘成光始屬友人樊楷仲式與縣之好事者觀之
以其仁理甚嚴文皆漫滅可撫者祇額十一字耳

甘棠陰裏片雲開馬首雲山一笑回煩過縣西三四里倩人草亭取古
碑來成光

人世寥：隔幾處石門下馬獨傷神古碑字斷苔封雪荒塚輟消草自
春聊得踞龜設往事應無化鶴訪遺民重丘別有人稽古：日同來薦白蘋

樊楷

倉頡四目光熒、手裂混沌人文形長天蕩：幾周星宿斯邈次猶典刑
自從鍾衛變措法江左草聖如飄翎萬錢裝褙金石錄大字祇數痊鶴
銘寧知廢塚六尺碣霜鋒風射橫荒垆額題衡陽幸未沒往：呵護煩
神靈荒祠悽情附現語田翁堯堅爭未聽登時扶樹剝枯蘚鬱若
山丘倉哈嵒童丘感實頗好古馳書樊式獻畫局披鞍馬上往訪之眼明鸞
鵲凝其停試融燭汁脫墨本攜歸信拔開軒檻渚溪以前合第一向後但覺
紛紛傳頌川先生徧披撫胡獨不遇餘千齡似聞旗蓋既入洛白日慘澹紅塵
腥孫陵岡頭杜宇哭禿樹薛裏重：青兕乃功臣子孫盡氓隸豈有澆酒

提墨瓶翁仲無言倒治底韻體噓又寒於冰尚喜點畫是傳世未與霜
草俱凋零項炯

吳國衙陽守神明閔夜臺偶憑坐現語竟免縣人裁斷壠生青草
荒碑臥綠苔石門秋日落不見子孫來陸友仁

湯泉知名者七所謂匡廬汝水尉氏驪山鳳翔之駱谷和州之忠濟與渝州之

陳氏山居也皆棄於窮乏之中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梵獨為

勝絕燕之昌平李陵
臺亦有溫泉

奎章閣有徽宗畫承平殿曲宴圖并書自製曲宴記云

趙子昂家智永千文為湯右載借摹易去一百七十五字

唐廷臣蓄唐雷迅琴乃貞元三年斲

李順父有周伯吉父槃銘一百三十字家人折其足用為餅梁鮮于伯
機驗為古物乃以歸之

謝景初師厚知制誥希深之子詩極高豫章蓄魚直娶其女自以
為從師厚得句法而師厚之姑實歸梅聖俞其淵源所從來遠

吳

吳令昇和靈璧縣日會朝廷定樂下縣造石磬成沂流進入縣境列有一
河踰清河取都城稍徑或由此河載磬入則其聲卒不協律此理殆
不可曉也

唐宗制諸笏服朱紫者以象前趾後直服綠者以木上柱下方假攝官者同

若教樂淫聲過聲凶聲滯聲皆禁之淫聲若鄭衛之音過聲失哀樂之節凶聲亡國之音若桑間濮上者慢聲惰慢不恭

袁伯長父謂趙子昂詩法高踴魏晉為律詩則專守唐法故雖造次訓答必守典則

又云嘗聞善書者云大篆不得入小篆隸書最懼入八分

宋人書習鍾法者五人黃長睿伯思雒陽朱敦儒希真李處權巽伯姜夔堯章趙孟堅子固

姜堯章作絳帖評旁正曲引有功於今古缺亦疑之

趙子固謂姜書精妙過於黃米

龍眠神氣洞馬腹晚修靜業追前非

京師人家有王晉卿都尉寶繪堂畫帙仙佛折枝禽畜凡三帙後入宣和內府徽宗自書畫人姓名復加寶璽其上

韓侂胄閱古堂圖書皆出自向若水鑒定

蔡君謨所摹右軍諸帖形模骨肉纖悉俱備莫敢踰軼至米元章始變其法超規越矩雖有生氣而筆法悉絕矣

魏晉隸書以扁古為工至唐虞永興諸河南猶守舊法唐虞世碑刻作

字逾廣遂以長勁為能而志變矣近世能書家不屑顏柳競為李德海
書而隸體遂絕余拙於書而善鑒未有能易余言者

梵隆為葉少蘊門僧久居弁山故其作畫極多德壽宮評畫以隆為

龍眠嫡嗣

燕文貴為翰林藝學將仕郎守雲州雲應主簿

吳代畫家以王士元郭忠恕為第一間畫史言尺寸層疊皆以準繩
為則殆猶修內司法式分秒不得踰越

清獻趙公祖墓與陶山陸右丞祖墓相近紹興間陸氏墓地為擗陵清獻
旁近墓地亦皆歸朝廷而不絕其祠祭先朝陵寢遭賊斃之酷痛

通于天而趙氏祖墓復歸王氏

鄭潛菴先生太夫人兩入翰林簪笏備凡例多出其手清言介行每談

數百年承平事不絕口時則有新安汪尚書孫漢卿為應奉廬

山曹端明子愚為編修四明袁樞家從孫伯長為檢閱官

趙子昂謂薛道祖書誠美微有按模脫鑿之處嫌表伯長自以不能書

而深識其語嘗謂米元章書政如黃太史作詩之變正角刷掠求於

匱蘊川媚則哉有其學魯獨居男子於道祖見之懷素書多蘇才

翁兄弟所屬作至金昌諸人尤競習此體

南康黃可玉嗜古剛潔人也書世倫堂雅集詩後吾鄉盛時比屋皆故

家大官咸淳中賈相擅國絕惡四明由是衣冠皆為月集悉不敢議時
事卒至國亡無賣降於外者當至元末年諸老先生猶無恙時則
有深寧王先生師表模範世倫雅集猶有洛社耆英之遺意甫三
有四年風塵變更乘虬上征無有一人在者覽先羣公之遺墨不
勝悲慕世倫主人於是下世亦二十年矣楠以契家子猶得從封胡籍
末之後顧相與勉馬以圖無斁表伯長清容齋語

吾子衍沈困市隱豐碑巨碣不能以自見寫其幽曠託馬以自述者也
定武禪序唐文皇模本所刻故豪髮無踰矩至編賜諸王羣臣則皆一
時能書所臨精神橫逸雖板掌相似然猶以為優孟之手所見元嘉賜

本第一神龍第二蘇才翁家第三才翁本則祖神龍務河南懷字本第
四馮承素本第五褚廷誨本第六陸柬之本第七趙模本第八最近見
米老所做褚河南第九馮承素第十紹興內府藏本第十一本皆
臨畫與定武微又皆蠶紙非雙鉤響榻所作獨張似之家絹本云是
湯普徵所摹本不同耳

評書家嘗言率更書難值又鈎蓋其落筆全在骨法若填補肥媚則
失其體舊見唐老猷摹陽帖筆意絕近此卷彷彿之矣臨澳帖
李伯時雅集圖有兩本在元豐間宴於王晉卿都尉之第所作
一蓋作於元祐初安定郡王趙德麟之邸劉潛夫書其後

云重屏圖至汝陰王明清氏始定正坐者為南唐李中王像
嘗見樓宣獻公家周文矩所畫初本前有徽宗御書白
樂天偶眠一章云放杯書案上枕臂火爐前老愛尋思
事慵多取次眠妻教卸烏帽婢與展青氈便是屏
風樣何勞畫古賢以白樂天詩

江南李中主兄弟四人圍棋屏上書樂天前詩紙上着
色人皆如生

袁伯長有李後主所用玉筆管上有鐫字文鏤甚精云得
之史丞相家實似道悅生印亦在其處

蔡君謨云智永真草千文蓋七百本唐初尚多存者太
宗取其最精者撫寫為勅石云律呂調陽者是也今宗
宣獻家及王闕老林原家各藏一本

又云辛卯秋汴渠涸於宿州界上岸旁得一泉甘美清涼絕
異常水其鄉人言水漲則不見冬涸則其泉涓涓深
可愛余以水晶中不在第三然出沒不常不可以定
論也

顧野王玉篇惟越本最善末題會稽吳氏三一嫌寫問
之越人無能知者楷法殊精

蒲葵扇唐韻梭字注云蒲葵也乃梭扇耳

宣和時徽宗賜大王御筆檀香板應游說處所並許直入
宋師下江南金陵城破自城下水牕兵入故劉貞父有蟻潰何
堪入水牕之句

沙磧乃水苔今取以為紙名苔紙晉武帝賜張華測理古人
數紙以番紙乃番南越所獻也漢人言沙徑與側理相亂南人
以海苔為紙其理縱橫斜側因以為名焉

朱文公謂尤延之論古人筆法未處如周太史真世係真使人無
間然

吳興朱文中尚奇每做古物立名以紹流俗處於弁山之下山
多巖谷乃披荆棘求其壯觀者刻於前人題署姓名年月
皆詭異不可考據

蘇子由有賦松石圖詩云物生真偽竟何有適意一時宜辨
真知言哉

宋紹興中郎官周紫芝乞旌表蘇庠劄子云臣嘗觀漢之光
武以吳盾之安撥亂反正不數年而天下定即位之初未
遑他事惟務側席幽人聘禮高士自眾人觀之疑若急
其所緩後其所先殊不知舉逆名氏則天下歸心焉蓋

深得乎聖人之意者也竊見鎮江府蘇堅之子庠人物文
采一時之勝而抱泉石烟霞之念至於終身可謂賢矣往
者朝廷束帛羔羊屢賚其門庠雖不變所守高卧不至
而聖主之恩所以光寵於庠豈不大哉庠既以是終殞於地
下倘不稍加旌異則無以見朝廷敦尚名節終始不倦之意
臣愚伏望聖慈表其門閭賜以美旆付之史館使傳萬
世非特後之節夫聞其風者莫不興起庶幾識者以謂庠
能始終其節而不變朝廷能始終於禮而不倦亦不可謂無
於變化之萬一也取進止

宋制太廟及宮殿皆四阿施鸞尾社門觀寺神祠亦如之其宮內
及京城諸門外州正衙門等並施鸞尾自外不設

趙子昂學士言祜侍中廟在湯陰縣西門外二里是祐元年十
一月十九日竊德朱長孺道邠人之意求書晉祜侍中之廟
六字趙每敬其忠節不辭而書之運筆如飛若有神助
是夜京口石民瞻館于書室中夢一丈夫晉人衣冠蓬
首衣衣血流被面謂民瞻曰我祜侍中今日趙子昂為
余書廟額故未謝之言訖而衣有聲甚遠民瞻既
覺猶汗流亦異夢也

朱昂字舉之其先京地人世家漢波唐天復末徙家南陽
梁祖革命父葆光與唐舊人顏堯李濤數輩契
屬南渡寓於潭州每正必序立於南岳祠前北望涕
慟殆二十年後惟濤北歸而葆光遂家于衡山

王著字知微一字成象太祖同時人即模闕帖者有研格書奩
銘云爰有愚叟栖此陋室風雨可蔽戶庭不出知是為
富娛老為送韶冠蟬冕肅皮羊質處之弗疑永爾終
吉

徐鉉自銘親篆其文刻石真齋中

李煜葬北邙故吏張泌任河南每清明親拜其墓哭之甚
哀煜子孫陵替常分俸賜給

滔滔大川江湖之紀藹藹名士東南之美詳究典型優游文
史才賢湊焉國華有禔此宋三朝史得院舊所纂徐
鉉張泌等列傳贊

張洎素與徐鉉厚善因議事不協遂絕然手寫鉉文章訪
求其筆札藏篋笥甚於珍玩

鄭文寶任李氏時校書郎歸宋不復序故官時煜以
環衛奉朝請文寶欲一見慮守衛者難之乃披蓑

荷笠作漁者以見陳聖主寬宥之意宜謹節奉上勿
為他慮煜忠之

唐詢字彥猷好蓄硯石至輒出而玩之有硯錄三卷行于世
沈立有名山都水記三百卷

鮮于伯機作霜鶴堂落成之日會者凡十有二人楊子構肯

堂趙明林文昌郭右之 燕公楫 高彦敬克恭李

仲賓紆趙子昂子俊 張師道伯溫石民瞻巖吳和

之文貴 陸天錫

宋乾德二年南郊陶穀為禮儀使洽物制度穀所定時

范質為大禮使以鹵簿清游隊有甲騎具裝莫知

其制度以問穀穀曰梁正明丁丑歲河南尹張全義獻人

甲三百副馬具裝二百副穀嘗見而記之其人甲以布為

裏黃絕表之青緣畫為甲文紅錦緣青絕為下裙絳

韋為絡金銅鈇長短至膝前膺為人面二目背連膺纏

以紅錦騰馬虵具裝蓋尋常馬甲但加珂拂於前膺及後

鞞爾裝入悉已焚毀質即令有司如其說造以給用又乘

輿大輦久之其制穀立意造之至今用焉

吳淞字正儀潤州丹陽人父文正事偽吳至太子中允好學多

自鐫寫書淋善筆札好篆籀取說文有字義者千八百
條條撰說文五義三卷行于世

僧曇域補說文三十卷錢承志撰說文正隸二十卷行于世
周官歐方良音驅周兩

吳中人家有王摩詰自寫真其風度高絕非復世間人也上
有張芸叟書贊曰虛而不歆澀而不縉若實若虧不
迎不隨濟名歿身德形支離水際石上枯松一枝援筆
自寫神留幹移四百年外適與我期終日偶坐亦莫
知乎異世為同時嗟余何知徒能觀公之畫矣公之詞境

喜其畫其辭豈余之師乎休家又有薛稷一鶴圖所
謂少保畫六鶴同時飛冲天一鶴墮人間者遂稱為節

齊之友

余家有後唐人共贖所書放生軌儀一卷行筆精緊有股釵
畫沙之妙不知何人而楷法如此題云吳興元年歲次庚寅
九月一日寓四天王寺金毗羅院於藏經中抄寫漢命放
生軌儀法一卷文林郎前攝梁州司馬共贖書

漢田蚡學田孟諸書

酒齋

繪杖

古文奇字 銘石書 名跡

太平文藻米元章印文吳亮明家藏米帖上有此印

歙史梁蕭琛於北僧處歙中得漢史序傳

朱希真常言山陰富水竹有洛陽許下氣象

張九齡一名博物見徐浩所撰碑銘

翟公巽參政墓在丹陽九靈山其父秘書監知應天府思墓

在丹徒鱸山思之孫兵部侍郎緩亦葬其山之東南

米元章墓在丹徒黃鶴山希之父左衛將軍贈中散大夫母贈

丹陽縣大君閻氏皆葬於此

京西轉運使蘇舜元墓在丹徒五老山蔡端明君謨志銘
南唐雖僭偽一方風流特甚逮今楮墨書畫皆為世寶人

物文章亦盛

長安安信之子允為邵澤民言舊藏韓退之家集第二十六二

卷爾紙心書有退之親改定字後為張浮休取去

金谷園吳越錢氏時廣陵王元璩所作今朱氏樂園是其地

寶帶橋一名小長橋故老相傳為滄臺湖其墓尚在

蘇子美滄浪亭故迹依然有甃井方石上刻字兩行云滄

浪奕局慶曆丙戌子美題却人陳伯雨有詩云甃履上

飛虹風高退酒容
葉黃翻亂蝶
樹老臥蒼龍
古徑秋霜滑
空山暮靄濃
滄浪碁石在
題筆暗塵封
子美墓
右石門村

趙忠簡公故藏韋偃畫松絕妙上題云吾中偃歲寒圖廣政二年十月七日奉旨將仕郎守將作監臣黃居寀識旁有小古印及得全堂諸印忠簡在貶所嘗失之其孫威後於他書畫得之至今藏其家云

陳瀧字伯雨五世祖而上居濟而下渡紹興初曾祖始家於吳二子鐸字子振錡字子敬

趙子昂學士論書云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于天然故古今以為師法齊梁間人結字非不古而之傷氣此又在乎其人然古法終不可失也

歐陽公集錄古文自穆王以來莫不有之而獨無前漢時字求之久而不得其後劉焯父長得前漢數物以其銘刻遺之由是士儂素願蓋其難得如此

趙德甫金石錄謂西漢文字書不多有殆不可曉胡承公資古紹志集云獨尤延之以為西漢刻石文自昔好古之士固嘗博采

竟不之見如陽朔執字安亦非真間是新莽惡稱漢
德凡有石刻皆令仆而礮之仍嚴其禁略不容留至於秦
碑乃更加營宮沒遂得不毀故至今猶存者

然洪氏隸釋有前漢哀帝建平

五年耶縣一碑或謂乃後人偽為者西漢而上紀功述事多寓之金刻自東漢

以來石刻始盛於金刻鮮矣歐陽公集古錄恨獨缺西漢字
述劉原父出守永興多遺古物奇器因撫林華宮行燈蓮
白宮博山鑪槃及谷口銅甬三銘遺之於是始得西漢字以
補其缺而石刻卒無有也或謂西漢至今歷年甚久所刻石
皆已缺壞磨滅因不復有東漢則以年所差近得存此說非

也周宣王石鼓文秦二世泰山詔今尚在豈西漢石刻獨缺
壞磨滅當是西漢之俗猶為近古其有功德獨銘之鐘鼎
彝槃而家墓碑刻則是東漢以來始有耳

趙伯昂携懷素狂僧帖玉馬玉人劍蠟蟬珠李趙潘谷等墨
末觀

平少董作醉蘇堂蔣琛宣卿為銘曰畢子飄零放浪南
國家無僭石篆書佩玉惟東坡老百行一德發為文章散
作翰墨筆端翻瀾泉石竹柏容我醜酣無有醒日四海一
家天地枕席何以解醒視此掛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研北雜志卷下

袁伯長學士博聞洽識江左絕倫謂張伯雨曰宗東都典故能以歲記之渡江後事能月記之

張伯雨少學琴蓄一琴名風林嘗從趙公子昂論琴以為琴之五音各有弦法其法不傳世之所謂琴者皆不審五音之主徒嗷嗷身殆不若秦箏之按宮徵也趙有琴曰松雪但時橫牀未嘗撫弄故伯雨亦終身不復鼓琴

伯雨嘗移雷文魚磬擊之其音與律合

又云米南宮學字王書而變以薛河東學字王書而不變

之章稱法書曰墨王可謂極稱非鍾王不足當也
黃魯直云李侯畫隱百寮底畫隱字未經人用

譚景升書畫未嘗見他書言其論書道鍾王而下一人而已
晉陵富人承氏子家有奇石舊刻米老書六字云第一山
米芾識承氏子謂芾與費同音為不祥語因擊碎
之止存其半

劉孝標遊東陽山作山志其文富有妙語
虞世南行秘書楊虞卿行中書
吾子衍有玉簫又有宣和陳八所製簫

薛道祖與米元章為書畫及其筆硯間物云研滴須流
離鎮紙須金席格筆頭白玉研磨須墨古越竹滑如
苔更加一萬杵白封翁墨卿一書當千戶後有宗翰林學
士王寓謝賜筆札記云宣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夕凡草四制翌
日遣中使至玉堂賜以上所常御筆研等十三事紫青石
方硯琴光螺甸匣一宣和殿墨二班竹筆一金筆格一塗金
鎮紙天祿二塗金研水蠟蟻一匙黏麴塗金方奩一鎮紙
象尺二薦硯以紫柏匣一玉方啓封時研漬墨未乾奩中
餘麴猶存承平文物之感可想見也

長安人言漢阿房建章遺址猶有存者其前殿可容數千人
杜樊川之賦非夸詞也

史忠武王之甥張夢卿摠管家有太原墓中所得紫金鈿
銅天祿高僅寸餘長可一尺許文縷細如絲髮所嵌珠琲
瑟瑟等物脫落其存者皆如敗醬赤土不別為何物也

李伯時古器圖有琬玉盤螭之名今世所見者皆出太原古壙中
姚端夫學士得其三獨李廣林所藏差小而特妙後見龍
川李氏賄得齊林剛者玉質蝕盡而琢飾奇古一螭角上有
小鼠或名太虛負鼠又名虛木相符皆不可曉環寂僅若

當五錢鈞之首正方徑圍二寸強以銅尾并帶貫環亦散
中乃可鑿梁江總詩云綠楠朱簾金刻鳳琬梁繡柱
玉盤螭豈伯時取其語以名之乎

鮮于伯機家玉鈞制
作精古蓋亦其中物

鮑明遠墓在蘄州黃揚縣南里許

何得之與李道復黃約老博吳珪君璋諸公為布衣交得之
名隸冊籍既老始得女三歲歲言翁一人代其役人頗憐之一日
以詩投君璋云白首猶當戍塞雲無兒誰替未亡身亦蘭
三歲方學語須得腰弓知幾春君璋時為樞副翌日持此
詩與同院觀之遂除其籍

劉夢得嘗愛終南太華以為此外無奇愛女几荆山以為此外無
秀及見九華始悼前言之容易也

張伯雨記其先人似之所藏書畫云湯普微絹本摹蘭亭

唐臨王右軍三帖張長史春草帖王齊翰仙山圖徽宗畫上

清楊真人像常祭佛因地圖

此卷今在
倪之鎮處

范寬三幅雪山

二幀僧巨然夏山雨過許道宣溪山待渡等圖李漸三馬圖李

伯時于闐師子三馬圖黃荃花子孔雀芙蓉鷺鷥二圖趙

昌寫生月季黃居寔窠竹雀唐希雅棘雀趙大年聚沙

宿雁圖其他妙品尚多也伯雨又嘗購得孟子舟御史所藏

僧智永日儀獻歲帖神品上其詞云獻歲將終青陽應節

和風動物麗景光輝翠柳舒鱗紅桃結綬想弟優游

曠地縱賞嘉賓酌桂醕以中心玩琴書而寫志無令披聚

叙會何期謹遣一介希還數字行間細書釋文特妙前後

有明昌七印泥金題籤今在梁溪倪元鎮家黃長睿以

為何歷所書者即此帖也

長蘆之下御河兩岸地名黃丘有大墓正光中魏故前州刺史壯

公高君之碑會通未盡之前海道未通諺云水打黃丘墓

運糧到大都後果然以為識

天曆初雲南大擾武昌運米至八番一石用楮幣一千五百貫

葉林去文錢唐人與鄧牧牧心俱隱大滌山或數日不食或一食無人
清夜教遊則不避豺虎白晝危坐則客至不起其為人高潔
如此所為文章多世外語鄧則全効柳子厚大德某年冬葉
忽馳書別親友云將它往且詣鄧言別明年年五十九正月八日
端坐而逝後十餘日鄧知葉已仙去歎曰葉君出處與我同奈何
給我言別吾亦當長往耳乃述葉墓志入於燈下取其文集
讀畢而終吾子衍有懷鄧葉二道人詩云

李焯字公炤自諱和光子周益公家有其誦道齋所用玉石硯

背刻篆字曰公炤

李玄元暉米元章端硯其背刻元暉題字云此研色青紫而潤
下品石也先公得於山谷文室中磨李廷珪墨試諸葛氏筆
畫間真有揚州鶴也

范蜀公墓在汝州襄城縣之汝南鄉其子孫往時猶有在墓左
者今不知所在故魯子翬有哀范墳詩

大名之東明慶士張子素好立奇行自表樹斃冠布衣刺口言
天下事常傲眦一坐人雅好巖壑而所居遠於山得奇石
積諸齋前以為山對之吟詠

張子有家收一息身乃息形而背負身極精古善鑒者以
為周器無疑

王伯益名執謙以字行士名人少穎異及長游京師因薦者得
官伯益漢如也日與袁德田衍師孟河間李京景山濟南張
養浩希孟飲酒賦詩為神交時人皆以為古仙異人間承
旨渡在翰林謂人曰吾間伯益宜供奉翰林苟有意幸得
見之伯益不屑也後十餘年始為翰林應奉文字然伯
益竟止是官年才四十八伯益身長不過數尺不喜騎
馬遇好友即提杖出門竟日去不返不語妻子以為常

始來京師用橐中金不識記數及此貫盡益困至終
身亦不以介意遇人無賢不肖皆歡然無間而胸中了
不可混長年京師居而為詩簡澹蕭遠如在山林不
與人接者常謂人曰吾知吳楚多瑰璋奇絕者當委身
往遊乃稱吾意耳同時有辛文房良史西域人楊載仲
弘浦城人盧貞彦咸大梁人並稱能詩仲弘聞其言曰然
誠使伯益廣之以山水之味視陳子昂李太白未知何如
識者以為知言 盧伯生作卷表中語

李伯時嘗讀書龍眠山因以自號故有龍眠書院在舒城縣

治東飛霞嶺之北國初為東禪寺併之而書院廢道
有豎懸者得疏地於清心池之上蓋伯時與蘇子瞻黃
魯直諸賢之所共游者乃闢地為屋一復書院之舊
昔我文宗皇帝天下太平文物大備自其在東宮時賢能
才藝之士固已盡在其左右文章則有故翰林學士元
公浚初發揚蹈厲藐視秦漢書翰則有故翰林承旨
吳興趙公子昂精審流麗展度越魏晉前賢侍讀學士
左山商公德符以世家高材游藝筆墨偏妙山水尤被
眷遇蓋上於繪事天縱神識是以一時名藝莫不見

知也而永嘉王振鵬妙在畧畫運筆如墨毫分縷析
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圓平直曲盡其體而神氣飛
動不為法拘嘗為大明宮圖以獻世稱妙絕廷祐中

得官稍遷秘書監典簿得一編觀古圖書其識更

進蓋仁宗意也

唐伯生志振鵬父名文

先秦貨布篆文奇古多鑄地名余在京師得數十品曰屯
此音留曰安邑金貨曰平陽曰高陽曰安陽者甚多其文有
不可盡識者以漢書地理志考之屯留在上黨高陽在涿
郡安陽在汝南安邑平陽並在河東

鮮于樞字伯機漁陽人也少為郡吏後以材選為行御史大夫掾意氣鮮豪每晨出則戴筆積與其長廷爭是非一語不合輒欲弃去及日晏歸焚香弄翰取墨弄陳諸几席搜抉斷文廢歎若明日急有所須而為之者客至則相對指說吟諷或命觴狂醉極作放歌顛草人爭持去以為禁於廢圃中得恠松一株移植所居旁名之曰支離史中歲多自刻苦讀書故自諱困學伯機美鬚髯望之甚偉卒年五十七終徵仕郎太常典簿趙子昂為詩笑之觀其詩可以見伯機之為人矣

晉謝奕諱方外司馬王珣為常山王司馬亦諱方外司馬唐秘書監賀知章乞身歸越自諱秘書外監米南宮諱中嶽外史故張伯雨亦自謂白曲外史白樂天詩堯被巢由作外臣張俞欲作外臣以白雲孤鶴為友李白受寶訣為三十六帝之外臣王介甫亦云祇合箕山作外臣皆謂方外之臣也非左氏所謂鄰國之臣為外臣也

方萬里挽姜順子王防禦詩云溫飽逍遙八十餘稗官元自漢虞初世間恠事皆能說天下鴻傳有弗如聲動

九重三寸古貫穿千古五車書哀江南賦箋成傳從此
韋編鎖蠹魚

宋會五十貫准中統鈔一貫

天下鹽課歲以引計者二百五十六萬四千有奇以鈔計者歲入之
數七百六十六萬二千定

在京飼馬之芻若曰鹽折草用河間鹽今有司以五月預給京
畿郡縣之民至秋成冬驗鹽數以輸納之每鹽二斤草一束
束重二斤歲用草八百萬束折鹽四萬引

天下戶口之數太宗即位之八年夏括戶得一百一十二萬至世祖

文之七年復增三十餘萬戶十二年取宋得戶八千一百八十四
萬八百餘戶二十六年合南北之戶總一千三百一十九萬二百
有六千五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有一

辛幼安墓在銘山州南十五里陽原山中

趙子昂學士在京師得古玉辟邪二制作精妙世罕其比一牡
者為李叔因家藏去遂失其偶趙夫婦不懌者累日一尚
在其子雍處余並得見之

南安總管趙伯昂仁舉有一玉馬云是太原古壙中用以駕車者
其車亦玉所造奇物不可名狀

漢銅馬式歲周公謹家其初破為數段鑄工以樂鉦柶之復
定如新

趙子固清放不羈好飲酒醉則以酒濡髮歌古樂府自執紅牙以
節曲其風流如此

于闐玉河其源出崑崙山西流一千三百里至于闐界牛頭山乃
疏三河一曰黃玉河在城東三十里二曰綠玉河在城西二十里三
曰烏玉河在綠玉河西十里其源雖一玉則隨地而變故其色
不同每歲五六月大水暴漲則玉隨流而至玉之多寡由水之
大小八月水退乃可取彼人謂之撈玉其國之法官未採玉

禁人輒至河濱故其國中器用服飾皆用玉見晉平
居誨使于闐行程記

杜維字季揚嘗知英州祁公其祖也博識多聞作雲林石譜二
篇流品皆牛奇章以來論石者所未及其手書本今在吾
家

李宗元蓋唐京兆王右軍周大姊姪乃開元五年十二月陪戎副尉
張善慶裝

京師人家有紹興稽古錄二十冊蓋當時所藏三代古器各圖其物
以五采飾之又據其款識而改訂之如宣和博古圖而加詳近

畫諸家所收者咸在焉

隋僧智永名法極王右軍七世孫唐詩僧清畫字皎然謝康樂
十世孫也

李宣按山東日有精卒千人皆能全裝衣甲負十日糧日行三百里
解于仙機目趙子昂神情簡遠為神仙中人

古陶器或言舜時物按三代銅器至今存者多不完舜時更遠
陶器難完吾子衍謂當足秦鑄金人之後合土為器耳

田承君云頃為金陵酒官有王荆公處老兵時米沽酒必問公之
動止兵云相公每日只在書院讀書時以手撫牀而歎人

莫測其意

趙子昂云唐之畫實描雲水蓋刻畫中有飛動之意後人
所難能也

顏魯子侍郎之孫家有鍾紹京書黃庭經紙尾題特健藥三字
按武平一徐氏法畫苑云中宗附馬武延秀家法書漆軸黃麻
紙標題云特健藥云是虜語其書合作者一云宗以之標法
上洪景廬詩云會有高明標健藥蓋用此語

張澹巖好蓄奇石其論石之品云靈璧出於泗濱本藥石所
用書云泗濱浮磬是也頑厚清越如被塗澤而乏煙雨葱

清之姿忍溪近出於太末深在土中堅貞溫潤文質俱勝扣
之如鐘四面皆可觀其姿裁明秀體氣高妙復出諸石
之上視靈璧猶倍久也林慮遠出河朔土厚水深體極枯
燥然玲瓏嵌空宛如鏡刻其實皆出自然洞庭在太湖之中
咸池一氣下注膏液石生於水裔宛轉奇巧翠潤而文吳人以
植園館亭然青巒高或數丈低猶數尺然不及忍溪之精
絕也

田師孟家有歐陽率更書漢史節

余家有唐人寫論書法一卷皆率更大中潤州延陵牒延陵

宋熙寧五年省入丹陽

姜堯章從奉常儀樂以彈瑟之語不合歸番陽過見
陸務觀談其事務觀曰何不憶十五弦彈夜月之詩
乎堯章聞之不覺自失

喬仲山有唐羅昭諫與陳正字帖云二月中陳州一正字訪及具
審博士攝理和適近日賢主司空政事才用洋溢諱口斷
割明快與效有分守道者自然安矣况博士乎先太傅所作
所立果有餘慶殊不知天道去人如此相近忤賀老叟十年
未欲掉一船子從雲溪館前往東市竟無因緣此又何如

我近見陳心字杏葉大德丁三傳知聞名老史按脚不投坐
想勝遊日極千里朱十五李三史作何面孔高積薪淚如何
因相見皆與話瞻泳也謹狀

羅隱狀後有跋云法帖率不過數行而言簡意盡猶足見晉宋
間人物風度今羅長江書鏡前片紙乃知風流逮唐末猶在
也近日往來尺牘疊疊多幅苟為不然則曰簡慢我於足
務作不惜之語以為敬進至權貴記室之間聞一函有累
十紙風俗頹壞至此可太息也

趙子昂嘗謂人曰姚子敬天資高爽相見令人怒不見令人惡
入嘗贈詩云吾愛子姚子風流如晉人白眼視四海清淡無
一塵其為子昂敬畏如此

郭方之家陶隱居畫版帖卷首有李伯時寫隱居真今在梁
溪倪元鎮所

朱書真自謂加數年吾書如鬼矣趙子固云書成鬼當足楊風
子思身

黃魯直作葉縣尉讀元次山漫郎文因作漫尉詩

蘇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
斗為率公保以為疑使子弟密覘之聞子美讀漢書張良

傳至良與客狙擊秦始皇誤中副車遂撫掌曰惜乎擊
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
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
公聞之大笑曰有此下酒物加一斗不為多也

故宋宮中用魚鑰取魚起降匙取魚古制也

陳聖觀間長老言漢如夏唐如殷宋如周

歐陽公見古人家有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一卷黃長睿亦
云有朝士施結者喜狀古今人押字不遠千里求之亦甚
多類而成書予嘗見之頃城劉氏惜當時不曾傳錄也

白樂天移山櫻詩云亦知官舍非我宅且劇山櫻滿院裁二佐

近年多五考少應四度見花開乃知唐之小官五考為任

趙千里書錦園與郡學相隣水木清華極有幽趣山石上有
千里題字尚存今宋氏園是其地也

宋翠雉陵寢以四月种柏前期遣官奏告

政和中丹陽縣此地名石羊子有盜發古塚者云是梁和偃將
軍墓縣間進取銅器數種制度不甚古墓有四室在
旁中一室四廈開

張定夫嘗遊唐華清宮故址見杜牧之溫飛卿二詩俱刻

在於洛殿之側今不知存否

亳州太清宮老子殿繞壇古檜凡數十个相傳為老子手植其
遺物有青石羊一古質詭異人不知重唐太和七年命
登仕郎行內侍者掖庭宮教博士柱國景弘奉詣宮圖
貌靈跡摻而得之遷於再生檜之下鄉貢進士盧璩記
東坡云梅二丈聖俞身長乘者六身紅額飲酒過百觥輒正
坐高拱此其醉也

今人彈琵琶乃不用撥或者西之按唐國史竄蔡真觀中
彈琵琶裴洛兒始廢用手今俗所謂搗琵琶是也

然其未久矣

姜克章云無錫之有青山張循王俊所築下為石屋凡
吳興人說久雨遇雷地脈必開山為之發洪水山至有數十
處水迸而出或深至五六尺者

國子博士王師魯為余言昔游秦隴間得盡觀郭忠恕所

書碑始悟筆意在隸前作篆乃可傳

東坡文勳傳贊
所謂安國用筆

意在隸
前者也

至元二十七年八月癸巳地大震武平尤甚壓民死者七千二百二十
人壞民屋不可勝數

張可與家有周昉五星真形圖昉為宣州長史日所畫其五星
法亦昉手自書

竹簡之法絕而不傳米之章得古簡始更制法

李宗元就實園練家得顏魯公自書告

皇象天發神讖碑在南臺之既支漕洛人楊益為御史大
夫掾史移置學中

趙魏公云律詩不可多用虛字兩解填寫方好用唐以
下事便不古又云歌曲八字一拍當云樂節大樂不用拍
以鼓為節當節云與鼓用同

虞候字本出左傳該郡太守也見急就篇

吾家太史云冬至後九日遇壬法當有年

陳無已古墨行有脫帽字師顯行云去其管殺也管殺
二字甚雅馴

曹公作歌案臥視書周美成又謂之倚書床

畢少董命所居之室曰死軒凡所服用皆上古壙中之物
玉如彼含蟬足也

樓大防嘗問殷為王季中云古人篆字何以無燥筆季中
曰古人力在腕不盡用筆力今以筆為力或燒筆使

亮而用之移筆則墨已燥矣

唐制兩省官對立謂之殿省班

徐孝海題經有云六第幾隔其人書次所謂隔者豈即度經之所如唐書言楚夾者耶

唐碑制度極多有一人製序一人製銘者故尹師魯志張堯夫墓而歐陽永叔為之銘

北夢瑣言載遺曾至嶺外見陽朔荔浦山水愛之談不容口嘗謂王讚曰侍郎曾見陽朔山水乎王笑曰讚未嘗打人唇鉗齒折那得見之蓋非取不去也倦游錄亦

云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拔起竹木茂鬱石如黛染陽朔巖竒四面峯巒駢立近見錢塘人家有米之章畫陽朔山圖米題云余少收畫圖見竒巧皆不錄以為不應如是及長官於桂見陽朔山始知有筆力不能到者向所不錄翻不巧矣夜坐懷所歷作於陽朔萬雲亭觀之殆如是因知范至能謂平地蒼玉崛起為天下偉觀第一者真非虛語也

渝子才云吳興張謙仲善篆因家而深於字學子未嘗妄下一筆也王介父聞而致之所論不契說文云人心上藏於身

之中象形博士說以為火藏介父以心後劍乃言無不乃
而實無所以以止其七無常謙仲謂凡火皆從火上而心火
欲下故形似劍火非從下也由其說而說文與博士說並明
宋太祖以柏為君人謂之隔筆簡

范增墓在徐州城南臺頭寺古厓初有盜識寶氣於冢
中發得古劍虞伯生學士賦云盜發亞父冢寶劍
寶氣之冢開寶畫出獄吏書盜辭盜言惟見寶室
知亞父誰項王不相信弟子遂與尸黃壤下深錮千歲
復何為古河繞城東落日在城西過客立城下凝對望

安期按呂元直燕魏錄云陳房外資政篇什尤高為詩詞
八詠士大夫傳誦彭門今徐州也南通垓下北連豐沛有
范增墓房外詩曰藏名羞立席狼朝乘變東依項氏
豪憤失壯圖撞玉斗不知天命與金刀還家落日埋
英氣回首浮雲委舊勞百步西連陵母塚峨峨先識
秦山高二詩殆未易甲乙也

張安國詩云右文儲規一百九鈿匣珠囊漢瓊玖館閣錄止
云秘閣規七十五年

茅山元符宮有蘇養真像自贊其上曰松風颭々瘦藤在

手惟此白叟獨全於酒

馬伯庸中丞縣尹行有借問縣尹何出身手把熊皮隨

大人之語

西域人以十二月成歲不知有閏

紹興進茶自宋降將范文虎始

許及之題臨平明因寺榜隸法秀整如受禪表

翰林國史院有世祖時所賜寶似道沒官書數千卷

金石刻多宋渡江以前拓本

南唐李氏于歙州置硯務官歲為官造硯有數其硯

四方而平淺者南唐官硯也往鏤邊極工巧

吳人謂虜曰虜孰出爾雅注

虞伯生學士評詩謂楊仲和如百戰健兒范德機似唐

臨晉帖揭曼碩似三日新婦而自謂漢汝使師

項平父詩云日長沙岸立看雲只念家如何永州夢偏

愛石長沙與賈島却望昇州之句全類也

張長史書尚書為郎官石柱記舊刻在京城府治或云

今淪瘞廳事下

至元十一年春正月平宋冬十二月圖書禮器並送宣師

故平章政事太息張易兼領秘書監事尋詔許
急朝官假觀

俗傳種山藥時以足按之如人足

定州城北有木蘭廟勝曰孝烈將軍夫人云是木蘭戰
處廟有宋熙寧間知軍事錢景初題記并所刻
古樂府詞

陳思王讀書堂在冀州有人於其側得小玉印文曰曹植
私印

趙和仲云知古者莫如洪景盧知今者莫如陳君舉

延祐中館閣諸公同賦秋日梨花詩惟元復初朝食葉底
梨蔓者故上花之句為警策

徐明井家書樓勝曰五經藏

杭州故內觀堂前有太湖石卧峯破院甚大其中鑿窟為泓
沈相傳云思陵滌硯具也

李長吉宮娃歌云屈膝金鋪鎖河甌金鋪為門飾屈
膝羞鉸鍊上二乘者為鉸下三銜為鉸云

南陽宗資墓旁石獸膊上有刻字曰天祿辟邪鮮于
伯機少時曾至其地親見西門北門各有二獸但北門外

者去資莫不遠故附會之古軍圍襄陽時士卒多病
瘡摸天祿二字焚而吞之即愈人以為異然辟邪已
壞矣

燕人王鐸字振之嗜石成癖慕元章為人以賂求為襄
陽令後果得之歸王襄陽

楊子江中沙田田戶每歲旦飯一飯以稱水水重則是年江水大
水輕則水小歲々不差

金壇縣治東北二里有岱岳廟宋之符三年建偶像衣冠甚
古其婦人皆如女所藏周昉畫人物壁畫亦大觀三年作

鮮于伯機論石以太湖為第一山石次之

嘉興天聖寺有唐宣宗真跡羅漢佛牙却學有成
已再

魏文靖云咸平錢十文重一兩

汲仲胡先生言終今之世無善治之日

湖州貢院有孔子廟在院內王肅臣為守設貢院為軍裝
至昇先聖像弃水中人無不唾罵

吾家太史云漢中之民當春月男女行哭首戴白楮幣上
諸葛公墓甚哭甚哀

今人呼其地為明堂唐世嘗詔改為養堂

余觀中秘所藏前代書畫宋高宗為上徽宗次之金章宗

以下

松戒壇有吳生六善神刻石在壇四周石形如凸鑿大難摹

勒

吳郡城西舍里有冢歸然土人稱歸王墓宋嘉中墓旁

民鑿土得石如柱礎方一尺五寸厚二寸許中隆起二寸有八

分書三行唐故陳留言夫人墓志凡九字四維下殺皆刻瑞

芝夫人鍾氏得而藏之按圖經云唐山南西道節度使

歸融終於少傅初無王封為可疑爾

孔融遺張紘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

然獨笑如復睹其人乃知古人作書亦有用篆者

北碑深刻謂之溝道

杜子美舊居在秦州東柯谷今為寺山下有大木至今呼為子

美樹

王子復嘗得故宋宮人所藏德壽供奉筆兩枚上刻云臣周文舉進

子復名之今海陵人

趙子固曰姜堯章為書家中韓

范文穆云漢人作隸雖不為工拙然皆有筆勢腕力其法
嚴於後世真行之書精采意度粲然可觀可以想見筆
墨畦徑也

李仲芳家有南唐金銅蟾蜍硯滴重厚奇古磨滅處金

色愈明非近世塗金比也腹下有篆銘云捨月窟左是伏

紫几左是為我用左後貯清泚左後端溪石澄心紙領下右陳

玄氏毛錐子腹之兩旁同列無詳聽驅使微我潤澤烏用汝

腹下兩旁入嘗見一塗金小方鼎底銀白壺三字

廣雅云况於父今俗謂况為况盖有所本

姜堯章自題畫像云鶴氅如烟羽扇風賦情芳草綠陰

中黑頭辦了人間事未者凌霜數點紅其風致如此

呂成公云京師賢者多市隱准鄭再定武子編識之所後受

太玄經乃得之於日者近時有何失字得之隱居京師織

絹紗為業信者不二價喜賦詩思致頗不凡

以准皆各其及即若王元澤以此八字該括法律

定武楔帖虞書孔子廟堂碑淡墨本者佳

諸公調乃澤州孔三傳所撰

舊說問年少蟬試之信然

史游急就篇云病痛保辜二字本此

唐詩人方干故宅在嚴州釣臺南二里白雲村

謝舉父嘗至新城聞故老言羅隱給事塚在縣界徐村之

水塢塚獨猶存梁開平四年沈松志

晉符堅傳云建元十七年長安有水最遠觀若水視地則見
人至則止堅惡之宋寶祐六年四月常州晉陵縣之黃
泥岸亦有此異相傳呼為旱浪

吾家太史在征西幕府不校言火山軍地枯燥不可耕鋤犁入
地不及尺烈火隨出矣

李商隱雜纂一卷蓋唐人酒令所用其書有數十條各數
事其殺風景一條有十三事如背山起樓意琴煮鶴皆在
焉陳聖觀云殺色畧反或作入聲非

蔡天啟詩云收得三節風雨樣高堂六月足冰壺蓋其
書畫自稱道如此

平陽舊鏤故多經毛麀收達手校

李仲賓與學士言交趾茶如綠苔味辛烈名之曰登

翟公巽知越州日制長漏鼎壺槃權鈺各有銘命其子者年

作篆甚奇古鼎之銘曰公巽父作救命工浩乾金作鼎于

觀肆命壺氏司漏時若昏明惟茲祁水司保其無穀
壺之銘曰惟建炎戊申三月癸丑公巽父作壺審漏節
其永保樂之銘曰公巽父作壺司漏節其永保權之銘
曰公巽父作金漏用衡石其永保銘曰建炎戊申六
月癸丑作鉅永寶

宇文廷臣文孫家有吳彩鸞玉篇鈔今世所見者唐韻耳
其書一先為廿三先為廿四仙不可曉入道守江迎祥寺有
彩鸞書佛本行經六十卷或其者以為特唐經生書也
汴梁熙春閣舊名壺春堂宋徽宗稱道君時居擷芳園中

俗呼為八滴水閣汲郡王暉仲謀有熙春閣遺制記

云：

歐陽公嘗醉翁林中子梅醒老兩公不同如此

至順四年秋不雨吳江陳思村耕夫墾土得隱起孰於古壙中
村民王氏買得之余讀其文蓋赤烏五年七月造又一方
甃上刻曰吳郡餘杭郗氏夫人之墓小小銅帶鈎背有
大吉二字

王正之云轉關六么護索梁州歷統薄媚醉吟商胡渭州四
曲承平時專入琵琶今不復有能傳者按北夢瑣言載

黔南節度使王保義女善彈琵琶夢美人授曲內有
醉吟商一調則其來遠矣

都下有姓仇者杜伯原以為仇乃爪字之譌耳余謂伯原曰此

梁四公子仇膺之後也

仇音掌
膺音觀

五阮人伯原稱博學而

不知出此

今人呼筍曰竹萌出周禮註說文云筍竹胎也

吳越錢氏諱佐故以左為上凡官名左者悉改為上吳越備
史所謂上左者乃左右也

洪州娉婷市五代鍾傳侍兒所居後以名市畢少董謂

可對溫柔鄉

洪興覽乾云司馬溫公無所嗜好獨蓄墨數百斤或以為言
公曰吾欲子孫知吾所用此物何為也

鍾王筆法隋人所得與唐人不同大抵隋多鍾唐多王爾
朱澤民祖應得卜地陽抱山以為藏祖母施曰異哉吾夢衣
冠偉丈夫告云勿奪吾宅吾且為夫人後既而役者深
五尺許得石馬刻曰鬱林太守陸績之墓別有刻石
在旁曰此石爛人來換石果斷矣命亟掩之而更卜此馬
按吳地記云績墓在閭門外而不言葬陽抱山

陳同父叙中興遺傳所載龍伯康趙次張事甚偉今
備錄之以廣異聞初龍可伯康遊魚師輩飲市肆
方叫呼大凌趙九齡次張旁行過之雅與伯康不相
識俄適止次張牽其臂迫與共飲之書按夷堅而志
云可字仲康東平人邃於易學逆知未來事其說汴
都不守之地與此頗合但其字不同身次張靖康初
以太學生李丞相綱薦為張所參謀官白衣在諸屬
官之右時所辟皆卿監次張後得一承直郎喜談兵
論事所著兵書甚多自云有授而行也

今人不善乘船謂之苦船此人謂之苦車苦音庫

陳聖觀聞宋炔說韓所謂謂蟾蜍者云此物三足與蛙不
同炔既去乃得枯者於貨藥擔上以示聖觀乃一軀殼實
之以木屑視之之足特長如尾而有距世所範為視滴者
或不盡似也

天寶四載詔太清宮用事停祝版用清詞

宋制凡無官皆無誥說書亦只敕黃惟侍讀侍講有之
先武分尚書為六曹并一令一僕為八座

大行不及之詞見漢書昌邑王傳韋昭注或者依文選注

音去聲 所謂大行受大名 細行受細名 此自是謚法若
大行皇帝者乃新崩未有謚之稱當依韋注作平聲
韓文大行皇帝挽詞注家心引韋注是也

宋理宗發引有毀人主不至陵者 陳聖觀按魏明帝欲
送幼女之葬 少府楊阜曰 文皇帝武宣皇后崩 陛下
皆不送葬 所以重社稷 備不虞也 何至赤子而送之哉
唐舊制公主下嫁者 舅姑拜之 不答 至德宗始命禮官定其
儀 公主拜見舅姑 坐受於中堂 諸父之立受於東序 如家
人禮 事有舛錯 若此 而行之 既久 人不以為非者 德宗乃能

年之宋理宗女下嫁楊鎮 未幾而薨 鎮至行三年 喪自
稱草土 不知其制為何如也

去謂正月三日為田本命 浙西人謂之下心 三言夏心之三日也
俗以是日稱水以重為上 有年則極驗

周益公日記云 湖北溪峒地連巴蜀 皆夜郎也 如澧州乃堯時

崇山

巢湖之築祖了切 見孫亮傳注

峽川黃牛廟 後鬱木似冬青 落葉似符篆 不同

劉斯立所作田明之行狀 卻程司馬公皆重望 來者率巨公門

無雜賓而明之以白士蔚旅預其間入作玉友傳曰野人
白士與之忘年

寶慶中蒲陽郡民張至孝家貧養母嘗有所適久乃還
家則母已亡張追慕不已既祥而亦除欲服終身喪太
守樓昉賜封贈而哀之賜之錢酒且書其門曰何必讀
書以此便是讀書何必為學以此便是為學

黃希聲言今之懷利以事上者往往皆盜賊之用心也

丹陽葛魯卿論書云晉宋人書法妙絕未必盡曉字學
韓退之素無書跡而極意字義嘗云世為文詞宜略識字又

韓擇木以八分擅名謂之不識字是也

都下寒食於水邊以柳圈放禊張林夏賦慶春宮詞以
道其事甚佳

湯伯訖以詞淵明述酒局為零陵哀詩

維揚人說李庭芝被刑無血

陳瑩中題元祐黨籍碑云嗚呼漢世得人於斯為盛

虞伯生題受禪碑云右華歆等勸曹丕稱哀帝

耶律楚材善博物嘗扈從西征其記西域事甚多如云

八善城西瓜方者重五十斤可以容狐北印度土人不識雪歲

二月麥或夏置錫器於沙中尋得鏤鏤馬糞墮地者之
沸溢及冒端等事皆古今傳記所不載也

趙魏公云小篆自秦李斯至宋吳興張有而止

牟伯成父曰今之文非古之文故六籍多傳謫今之音非古
之音故易詩韻有未協者

胡汝仲謂趙子昂書上下五百年從橫一萬里舉無此書

春秋桓六年灤水杜氏注在歷城西北入濟水然濟自王莽
時不能河而灤水之所入者清河也杜蓋失之

李伯微云近世諸儒於經文可疑者類以錯簡言之然文字章

句多而不高恐非錯簡但傳寫偶失其次爾鄭康成言

易詩書春秋簡長八寸每簡三十字者經半之論語簡

八寸蓋古今簡冊字有定數每一簡三十字則錯一徐楚金

說文藝傳辨為精博亦有先後牴牾者如禰親廟也从

示爾聲一本云古文獵也泥米切越本禰秋政也錯曰獵者

所以為宗廟之事也故從示入祖禰也息淺反又按獵秋政也

从犬獵聲或以豕宗廟之田也故从豕示按此二文禰為親息

淺切錯曰經義猶豕也取余獸豕也息衍反獵或以豕宗

廟之田也故從豕示按此二文禰為親廟以示爾為錯聲獵豕

為秋田以犬豕為諧聲，初不相亂。猶或以豕示以田為宗廟傳，所謂一曰豕豕是也。禰本說雖有一本古文猶豕之說，而猶豕字本說無所見。若謂猶豕或曰宗廟之田，又以禰如祿字之義，猶豕可然。猶豕已作豕聲，其與禰音殊遠。今徑以禰為政，而別義為祖禰，則於轉注之義亦創矣。

粟洗當音蘇姑洗，同蘇與切。易洗心亦有此音。洗之同甚在十二齊者，條也。國語曰踐事洗馬，先見切。

吾但知有鷓鴣而不知有所謂鳧鷖者。鷓鴣喙長，鳧鷖喙短，皆絕相似，而實不同。蓋其色則俱為鷓，而喙有鷓、鳧之

異此前所未聞也。

天下有才者不可無識，安在二者有以處之。蘇子瞻智勇辯力之論，正如此。胡明仲論高歡輩云：魏之中葉，以河地取士及其衰也，以停年用人。於是英雄散逸，才智不用，思有以振而發之。而天下始多故矣。向使以而用之，二百年之基業豈易傾乎？

余平生見黃荅畫雪兔，凡三四本，蓋偽蜀孟昶卯生每誕辰荅即畫獻也。

吾家太史謂李端燕郭駿附馬宅詩，原稱絕妙，而其詩不

傳頌在秘閣鈔書得端集三卷中有贈鄧尉馬二首特
太史偶未見本爾

近喜以筆墨為事者無如姜堯章趙子固二公人品高故
所錄皆絕俗汪余見姜堯章慶春宮詞愛其詞翰
丰茸故備載之雙將紫尊波一衰松雨莫愁漸滿空闊
呼我盟鷗翩翩欲下背人還過木末

廬山道士黃可立之言曰寇謙之雜錄不如杜光庭之科
範吳筠之詩不如樂子廉楊世昌之酒何則漸近自然
宋宣獻公緩揚徽之外孫徽之無子盡付以家所藏書後與

父景同在館閣每賜書必得二本子敏求敏修並以文學
見稱于世其藏書之感有以也

王魯公壽卿洛陽人祖擇之外孫善篆隸嘗召至京師使篆
字說辭以與王氏之學異後以命李孝栢而魯翁終身
布衣黃魯直題稱其書法余家有魯翁篆間居賦筆
力遒勁如鈕金屈鐵

小紅順陽公即范石湖青衣也有色藝順陽公之請老姜堯章
詣之一日授以閭徵新聲堯章製長暗香疎影兩曲公使二
妓肄習之音即清婉堯章歸吳興公尋以小紅贈之其

夕大雪過乘虹賦詩曰自琢新詞韻最嬌小红低唱我
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烟波十里橋堯章每喜
自度曲吟洞簫小红輒歌而和之堯章後以疾終故蘇
石挽之曰所幸小红方嫁了不然啼損馬塍花宋時花
藥皆出東西馬塍西馬塍皆名人居處白石沒後葬此
蘇石謂小红若不嫁則哭損馬塍花時矣

徽宗御題畫圖字內從口章宗書圖字內從么可以驗知
其書也

韓風子錢塘人或云名文善補硯雖百碎者但不失原骨

補之若無損者亦能修古銅器惟硯為絕精居蒲橋
四面土牆門若狗竇之夜宿一石櫃中與人言無尊卑皆
爾汝得錢即付酒家一舉而盡足亦異人耳吾子行云

周公謹云堯章鏡歌鼓吹曲乃步驟尹師魯皇雅越
九歌乃規模鮮于子駿九誦然言詞峻潔意度高遠
頗有超越騁駟之意

唐上黨郡司馬田疇聲律安訣序云樂器依律呂之聲
皆須本自真響若但執繁泰之文則律呂陰陽不復諧
矣趙松雪亦云樂本乎律律始於數數正於度度以候氣

氣應則律正矣律正則度正矣然律之長短則鄭氏之法不可易也

程義父云三老五更更字當作史今雙字或作嬖可以驗知其故
席琰吳興人宋恭知政事蓋之後幅巾楚服隱居南山下性恬
澹學道家有數息法終日危坐寡言笑喜飲酒復善鼓
琴嘗留詩酒家壁間云山雲出山無一錢日醉倒春風
邊采蘋橋南徐孺子白酒初熟留神仙山雲其自歸也
晚歲益縱酒或行歌道途嘗謂人曰貧者以酒為衣吾非
苦嗜酒特託此以寓其達俗人所能知也其後無疾而逝

人以為仙

王元之有童名青狼極聖俞有馬名鐵獺

海昌人家有古琴一張音韻清越相傳是準丙文遺姜
堯章者背有銘曰深山長谷雲入我屋簷伯解衣作
葛天氏之曲懷哉白石東望黃鶴

秦羽陽宮在鳳翔縣寶鷄縣界歲久不知其處宋元祐六年
正月直隸門之東百步居民權氏浚地得古筒瓦五獨一尚
完面徑四寸四分九面隱起四字曰羽陽十載篆字隨勢
為之不叙方正始知即羽陽舊址也其地北負高原南臨

渭水前對群峯形勢雄壯真勝地也按西漢地理志陳倉
下注云羽陽宮秦武王起也自黃長盾指為武公瓦胡康公
資古紹志錄文承其誤直為先孔子生百數十年不知乃後
武公已數百年矣長盾故古最精博猶辨庚若此信攷訂
之難也余家所藏九文乃得之雒陽朱希真家

秦武王所居乃平陽封宮此九評羽陽千秋則知非武公明矣三秦
記曰秦武公都雍陳倉城是也

王晉卿一帖云瀑釀四器納二以瀑釀酒可謂好奇

御府寶觀曰蒼龍橫混內有龍飛橫觀池中世所謂巖花是也
朱希真善談明理嘗謂魯季欽嘗論易至艮卦云艮其背不

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方其當止必內遺其身外空其人之
能免咎一有物我之累則不能止矣

蜀妓薛濤字度如

唐王無之禱雲陽野夫京口有其集王書身勝經

唐右補闕陸渢篆書題石在茅山自稱廩鹿臣嵩山有刻

石幽林思韓草撰自稱廬山林數人

廬山道士黃石翁伯王父好學多聞性狷介士大夫多與之遊

嘗有詩云歷洛求奇蹟下宮問異書又曰石刻披秦篆銅

章驗漢官蓋其好古之篤如此

余嘗以紗帽送陳伯敷伯敷謝以詩有五湖浮小舸六月訪
奇書到即借人馬來尋負郭廬之句

唐陳尚度縣尉告天寶三載丞相李林甫韋陟景融三人名
後有稱陳尚度四十三載按天寶以載代年而人之年齒亦
以載代未通也

漢人喜獵兩都二京三都子虛賦七發皆說一段獵事

張說西嶽碑云西嶽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
華山然則不當為去聲也

韓退山送窮文便奴星結柳作車一本作星星雁塔題名

薛茂弘陸璠陳宣魯高登執視者奴星蓋唐人多以名
奴亦猶今人以倩盼名婢

說云木生祭達官怕木祭本云木介介甲兵象前漢五行
志云

唐玄宗得楊貴妃時年五十七矣唐紀可攷

莊周曰六經先王之陳述也予也曰周之所以痛詆而務去者
去六經之陳述也

莊周道家之儀秦王通孔門之王莽

客有問皇甫湜何以字持正余曰見詩谷風章湜其止

鄭箋云混、持正貌蓋取此義

故宋宮人出入着前兵士呵喝車馬者蓋在急時乘坐車故也渡江後用肩輿此聲尚存何耶

世傳陶學士風光好詞是奉使江南日所作迨見沈睿達集有任社娘傳書其事甚詳始知陶使吳越非江南也

王明清字仲言取張華答何劭詩周任有遺訓其言明且清之義

常談梅里之南長陷村有陳氏子於田中得蒼鼠稱唐貞元十四年葬李象先姚氏名麗華字碧玉而志字从金

从志

周美成有曲裏長眉翠淺之句迺讀李長吉詩公子鄭姬歌中有云自從小鬢來東道曲裏長眉小見人乃知古人不容易下字也

昔余學太上皇帝字倏忽數歲瞻望鑾輿尚留沙漠泣然久之賜宋唐卿此高宗語

劉時中言李處巽之讓乃高宗舉之甥帝舉得家法於堯世傑以授楊武子武子以授之讓其未美有自也

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洪邁撰唐太宗

歐陽率更書楷古在東林家末云卷絕

集古款識四卷得於太常典簿解于伯機家其文章字畫與雅雜讀而後人不知因為之釋故人張仲德善篆得鍾鼎遺意嘗按文讀之無有疑滯今亡吳仲德文藝不復見之

書貴紙筆調和若紙筆不佳雖能書亦不能善也薛之快馬行泥淖中其能善乎 右超子昂學士語

研北雜志終

嘉靖丙午從文休承何之詞之家本校錄尚多殘缺

寒玉堂記

嘉靖甲子夏備讀此志有說矣者頗多用是筆政正每讀當有政定長谷小徐獻忠

丙寅三月十二日重校於城南之市齋 白吳道史董子元隆慶丙辰從顧克誠借讀君元本校勘其間之缺之段錢邦實氏

第應己丑中秋從董氏借觀遂為錄之聞所山人林應頓時年六十九歲

是書初得於宗明之及吳下時尙有吾出其父手抄又對
政十之七八得未曾有仲醇陳繼儒記於寶顏堂

凡以說博者不雅雅者不博此可謂兩擅其長仲醇之題

陸方子友仁博雅如在二漢隸公書尤能鑒別鍾鼎銘刻

法書名畫皆自精識嘗公都下虞集柯九思紙扇之書及博

著硯史書史印史而研此雅志不徒見此年得之陳仲醇寶

顏堂既後數名噴擊校余後所檢自之錦亦藏之但所惜

者此字終如掃葉耳公玉峰人也博學項夢原記

